

時序撥轉回一九三六年，夏。
有位名叫費孝通的青年在廣西瑤山收集資料時不慎跌傷，返回離太湖不遠的家鄉休養。就在水澤深處的一個江南農村裡，他欣然目睹村民在江蘇養蠶學校協助之下辦了一個機器繅絲廠，為遭受價廉物美的進口洋貨打擊而奄奄一息的土法繅絲業覓得新機。這間小型的合作絲廠不但提供了許多工作機會，培養了不少技術工人，而且讓參與的農民

◎——鄉土工業更新的藍圖

伸入鄉村的手

——鄉村工業化巡禮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婦女婚後進入另一個家庭，必須重新適應。

▼每個婦女都感受得到生男孩的壓力。



在養蠶製絲的過程中分得股息與紅利，改善了生活。

八年抗戰初期，他又和同伴進入雲南的內地農村做研究，發現一種傳統的作坊工業。由有錢的地主投資設立，坐享最大利潤，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情況。至於那些最簡單的手工業都不存在，全靠農業收入維生的村落，不論土地分配得多平均，生產力多高，由於田地面積有限、人口不斷增長，再加上沒有其他的收入，資金也找不到出路，最多只能維持「不饑不寒」的小康水準。

根據多年的田野經驗，他提出復興鄉土工業的主張，希望解決中國農村長久以來面臨的兩個問題。一個是農業收入不足，無法提供較高的生活水準；另一個是農閒期勞力過剩，「養工一年，用在農忙」。

他理想中的鄉土工業可以是手工的，但最好是機器的；既可以是家庭性也可以是工廠性的。最重要的是這種工業並不隔離於鄉村，在原料、勞工、資本等各方面以鄉村的來源為主；農家可以不放棄農業而參加工業，工業的所有權屬於參與的農民，收益也能最廣泛地分配給農民。他認為產品製造過程中不需要大機器的工作都可以分配到鄉間利用電力的小型工廠製造。由於鄉間的生活費較低，工資也較低，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可以增強，以與西洋工業品對抗。

當時，這幅美麗的藍圖予人無窮的希望，卻也有人譏諷它為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

劫後災黎的貧瘠鄉土似乎無法生出發展工業的資本。熱情的費孝通並不氣餒，他相信如果能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以和平的手段誘導地主階層脫離農業，開拓工業，農民就可以慢慢地積聚資本投入他們見得到的鄉土工業裡，再從鄉土工業累積資本，發展較大規模的民族工業。

我在大學時代讀了費孝通的「鄉土工業論」，受到很深的感動。後來得知他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期間重訪了太湖邊的村落，鄉親們見到他，親切地拉住他的手不放。

「日子過得如何？」他問道。

「好是好了，就是糧食——」人們欲言又止。

他住了二十天，發掘這「解放」後村落的經濟問題。以往的養蠶繅絲業及農閒期的河川販運業消失了。副業收入的大幅降低，使得村人在生產糊口的糧食之外難有餘力累積資金、提高生活水平。他於是重提鄉土工業的主張：

「在解放前我寫過不少文章，提倡所謂鄉土工業。也許由於我道理講得不清楚，又過份強調了這種小型輕工業在國民經濟裡的地位，在思想改造時，曾被當作資產階級思想狠狠地被批判過一陣。現在平心靜氣想起來，我當時的想法不是沒有錯誤，……但是所提出關於鄉村工業的問題，我依舊覺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覺得很適合我們中國的具體情況。」

一九五八年的反右運動中他的著作成爲大毒草，遭到更嚴厲的批判。我在翻閱他向人民告罪的自白書時心頭翻湧著不平與悲愴。近些年四人幫倒臺之後，這位學者復出了。但經過長年的政治鬥爭，他似乎已喪失了道德的勇氣，變成唯唯諾諾的官方代言人。對於一位飽經滄桑、古稀之年的老人，我們還能苛求什麼？期待什麼？留存在我腦中長久不退的是他昔日勾繪的鄉土工業更新的藍圖。我渴望瞭解「耕者有其田法案」頒佈施行了將近三十年的臺灣農村是否發展了他理想中的鄉土工業，而中國傳統農村的一些沈疴是否仍然存在。

從一九五〇年代末起，有不少的中、外田野工作者個別選定臺灣的某一村落居住，平均達一年之久，作深入的參與觀察，爲當時當地的農村留下珍貴的歷史記錄。一九八一年，六月，我走訪了十餘個這樣的村落，把它們拉到同一時空水平上，圍繞鄉村工業發展的問題作一番思考。

◎——鯤鯓追想曲

臺南市西南有沒有一個叫鯤鯓的漁村？要怎麼去？接連問了好幾個行人，他們的臉上露出迷惘之色，回答說不知道。最後，一位售票亭的小姐建議我乘二十三號車，底站的地名是下鯤鯓。

在站牌下等了許久，我有些焦慮起來。從背包中取出一本書，翻開內頁一張圖片，湊到身旁村民模樣的老者眼前：

「請問這間廟您看過沒有？」

「對，這是下鯤鯓的廟。不過，現在不一樣了。這一定是很早的圖。」我鬆了一口氣，愉快地解釋這張照片是民國五十年左右照的。

二十分鐘後，車子穿過鹽埕區。逐漸地，柏油路旁出現了魚塘。烈陽下，水面凝定，沒有波紋。腦中浮現黛門女士描述她一九六〇年第一次拜訪鯤鯓的情景：

……三輪車拖著我們在千瘡百孔的泥土路上行駛。顛簸了好幾個鐘頭，筋骨酸痛、灰沙滿面……終於到了達了一個村子。路的一旁是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的魚塘；另一邊聚集了不少房舍。三輪車轉入鋪著鵝卵石的小道，很快便來到一塊空曠的長方形廟場。下車後我踢伸了一下發麻的雙腿，興味盎然地端詳廣場一端金碧輝煌的廟宇……。

「鯤鯓社區」四個大字印在水泥亭上。向右望去，有好幾幢新建的四層樓公寓。打聽之下，這些房子是將魚塘填平後與外面的商人合蓋的，建好已經兩年了，可是乏人問津，大多還空著。鵝卵石街道已不見，社區建設時全換成了水泥路面。

見到二十年後的鯤鯓廟了！端起相機，連續咔嚓好幾聲，爲它留影。我總算明白老人口中的「不一樣」是什麼意思。趨前一看，整個廟的形制未變，只不過翻修後的色彩

益發鮮艷奪目，廟頂又多了三個白底紅字的大招牌，標示著：「龍山寺」。最大的不同是廟前兩排平矮的店舖改建成兩、三層的樓房，把正殿旁兩個塔形的廟頂遮住了，遠遠望去，讓人產生「變了形」的錯覺。

村人告訴我龍山寺是十五年前整修的。近年來村裡愈來愈多的家庭把平房翻成樓房。

「二十多年前工業的機會很少，大家都很苦。近十年工業發展，生活有了改善，我們這裡的人很勤儉，花費又少，自己存錢蓋樓房。」

離鯤鯓不遠的安平工業區一九七八年設廠。村裡約有一、兩百年輕人在那裡工作，每月薪水約七、八千元，收入大部份會繳給父母。年輕人通勤的比例約佔七成，有不少在臺南市區的工廠工作。有幾個家庭從工業區的工廠取一些零件回家，以手工裝配插頭等賺取工資。

據說十餘年前魚獲量很多，後來機動漁船數目增加，競爭日趨激烈，捕回的魚量大減，許多人脫離了討海的生活，轉到工廠做工。書裡提到一九六〇年——六二年期間，鯤鯓居民絕大多數從事漁業。漁業收入是家庭的主收入，也有少數人做商人、流動小販、工廠工人、傭役、農人。漁船都是自製的竹筏，在近海撒網捕魚。擁有魚塘的人家養蚵仔、草魚等，收入較高。農地非常小，土質又差，多用以種植蕃薯和作薪柴的灌木。連少人耕種。

環境較佳的家庭都每餐吃蕃薯飯，配一些蔬菜，盤裡難得找到幾根肉絲。

目前下鯤鯓捕魚的大約剩下四十餘人。十年前開始採用機動漁船。村裡現有六、七艘四、五十馬力的船，正在澎湖附近海面作業。每艘船的價格約一百多萬元，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平時停靠在安平碼頭。十二——十四馬力的塑膠船有數十艘，半數用來採收蚵仔。自製的竹筏已寥寥無幾。農業也沒有了。農地大多為海水浸入，剩下的田地很少人耕種。

在龍山寺前遇到一位三十多歲的陳姓青年。他對二十年前住在他家對面的黛門女士印象非常深刻。

「我們很有緣。有幾次她帶我乘三輪車去臺南美軍俱樂部吃西餐。她又教我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的發音。她做了不少慈善事，離去前還把冰箱等東西分送給鄰居。」

他帶我參觀他的養蚵場、塑膠漁船。村裡有十餘人養蚵仔，從臺西買中蚵回來養，三百三十元一籮，六百元賣出。扣除人工工資，每籮可賺兩百元。以前養蚵是用棍插的方式，民國六十五年以後改為線吊，產量增加很多，收入很不錯。

根據黛門女士的觀察，鯤鯓漁民和許多中國農村的居民不同，有很強的個人主義傾向，兄弟很早就分家，獨立創業，宗族也無共產。他們的宿命色彩比較淡，不輕易把失敗、病痛歸之於超自然的因素所造成的。只要客觀條件許可，漁民樂於學習、接受新的

技術與知識。他們是很實際的，重視目前與未來。村民善用時間、勤奮工作，很少娛樂。他們盡可能地尋找漁業以外的工作機會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準。

陳姓青年帶著我在狹窄的巷道中穿梭，來到一扇半開的鐵門前。向內一探，有株枝葉繁茂的大樹，還有盛開的粉紅致瑰。這就是黛門女士以前租住的處所，如今已成空屋，房主遷到臺南，年前去世，大廳牆上懸掛著他的遺像。周遭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息，似乎與二十年前迥然不同：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我才適應不時從收音機中大聲流洩出的流行歌曲和悲切的哭調。

……有兩個月，每晚聽到村裡的樂隊在我屋後的一個庭院反覆排練著相同的樂曲，鼓號齊鳴，胡琴聲尖銳刺耳……。

我站在空蕩蕩的屋裡想像著逝去年月發生的種種。經過二十多年的變遷，漁業對村民已不再那麼重要；隨著鄰近工業區的設立，工業的影響日益加深。面對這樣的情勢，鯤鯓居民迎向前去還來不及，恐怕沒有時間追懷過往吧！

◎——高屏的客家村

有一次路經美濃，滿眼都是深綠肥碩的菸葉。這回在六月的晴空下只見嫩綠纖細的稻秧在和風中輕顫。這才記起書上提到菸草在二期稻收割之前種下，冬季生長，隔年春夏之際採收。現在二期稻播種完不久，是農民比較空閒的時刻。

我深深吸入了幾口清新的空氣，不禁感謝五十公里外高雄市大工廠的煙霧沒有飄散到這優雅古樸的小鎮。民衆服務社蕭主任告訴我美濃只有一家造紙廠規模較大。另有很早便設立的鋸木廠、磚廠、籐椅加工廠。至於紙傘手工業本來已沒落，這些年經報章雜誌的宣傳及貿易商的努力，銷路增大了。以前美濃養豬業很興盛，「黑毛豬仔」聞名全島，現在一蹶不振。前幾年豬價下跌，真是慘不忍睹。

我找到一九六四——六五年孔邁隆先生住過的一個龍肚聚落，細聽村人的敘述：

「村裡的兩家磚廠關了五年了。本來是用附近高地的土做磚，銷售美濃地區。後來磚土用完，由外面運土進來成本增加，工資又上升，沒辦法維持。年輕人到外面工廠工作了很多，四十歲以下的很少留在家裡耕作。有些家庭主婦每天去楠梓加工區工作，有專車接送。不種田的已婚婦女空閒時在家裡做旗山工廠分發出來的繡花鞋。沒結婚的女孩、男孩大多住宿外地。」

「菸草的價格還不錯，比水稻好太多了，所以種植的數量、面積都較前增加。採菸葉時請已婚的婦女工，一日工資約兩百五十元。烘菸葉也需要不少人力。最近幾年有的人家向農會貨款買電腦控制的烘乾機，可以自動調節溫度。每部價格十八萬左右。不過烘乾以後將菸葉分等級的工作還是要靠人工。」

一對清麗可愛的鍾姓堂姐妹帶我參觀菸樓。她們說很懷念小時候閭家大小在菸樓生柴火烘菸葉的日子。他們常把蕃薯、玉米放在火堆裡烘烤，肚子餓了就取出來吃，又香又甜。從龍眼、蓮霧、芒果滿樹的後院再繞回前院，看見一頭牛舒適地浸在水塘裡。

「村子裡面的牛只剩下幾頭。種田的差不多每家都有耕耘機。牛只是用來犁田地的四周。水稻插秧機和收割機傳入四、五年了，近兩年來愈來愈普遍，七、八成以上的田都用機器插秧和收割。」

十六年前孔邁隆先生發現這聚落的六十八個家庭中有二十二家是未分產的聯合家庭，包含兩個以上的已婚兄弟。這接近三分之一的大家庭比例與臺灣其他農村比較是相當高的。他認為分家的速度慢和這地區種植菸草以及某些家庭的經濟分化有關。因為種菸草需要極多的人力而且利潤高，如利用大家庭，特別是其中婦女的勞力，可以節省許多工資；而成員經濟分化的大家庭收入來源多，便於累積資金和再投資。可是——

「以前孔先生在這裡的時候大家庭很多，現在變得很少。財產沒分的大家庭只剩八、九家，而且其中有一半是只留一個兒子在家，其他都遷到外地發展。種菸草是大家庭比較好，但現在人喜歡小家庭，早點獨立比較自由。分後父母大多在兒子家輪流吃住，有的還自己留一筆現金。」

是不是年輕人大量外流、農業機械化減少勞力的需求、婦女工廠工作機會增加不喜

歡被束縛在廚房和農田裡也促使大家庭瓦解？我在等候開往高雄的民生號冷氣車時設法整理雜亂的思緒。猛一抬頭，望見對街雜貨店門口張著一把鵝黃色的紙傘。燈光照在上面是那樣地柔和勻淨，就像我日間接觸的人與享受到的人情味一樣予人恬然舒適之感。美濃這種特殊的況味還能繼續多久呢？

清朝朱一貴之亂時，高屏的客家族落組成「六堆」的自衛組織。我拜訪了「右堆」的美濃之後，下一個目的地是「左堆」的新埤。同樣是一九六四——六五年，巴博敦先生在距屏東市二十五公里的新埤鄉打鐵村做研究。

傳說中打鐵村最早的移民是一名鐵匠。我站在村內一扇低矮的紅色鐵門前，聽到機器轉動的聲音。門內庭院右側有幾間水泥建的廠房，左邊是花木掩映的紅磚農舍，屋後有一長排椰子樹挺立在藍天白雲之間。鄉公所建設課的張小姐告訴我這幾年石油價格一直上漲，工資也跟著調整，許多年輕人都跑到高雄市的工廠工作，新埤鄉的一些中小型工廠大多倒了，打鐵村這家製造鋸木鐵片的工具廠是僅存的兩、三家之一。

真巧，進入室內後得知這就是巴先生在打鐵最早租住的地方。他房東的第二子十餘年前由日本引入技術，在臺北士林設廠，生產鋸木材用的鎢鋼鋸片。當時在臺僅此一家，生意很好做，產品以內銷為主，還外銷東南亞一帶。後來同類工廠增加到十餘家，其中有四、五家還是這間工廠訓練出來的工人開設的，競爭激烈。因為鄉間目前交通便利、

工資較低，民國六十四年起便在打鐵設分廠。現在臺北方面的產量反而減少，生產的主力已移轉到這裡，由兄弟中的老五和老六協助督工、出貨。除了電鍍部份送到潮州的衛星工廠加工外，其他技術性的工作很少外包。

老五引著我到工廠各部門實地瞭解製造的過程。鋼板經沖床、磨作、焊接……成爲有角度的平齒形鋸片。各部門的機器加起來有三十部。其中十部是超硬度研磨機，分由五位男工、五位女工操作。二十名左右的工人中有一半是女的，除一人外，都是已婚婦女，男工裡面有四人還沒成家。看見女子站在漆黑笨重的機器前就好像遇到持槍上戰場的女兵一樣，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工人來自打鐵和附近的一個村落，工資平均每日兩百元，技術加級，最後階段的工作以加薪及獎金挽留工人，可以加到月薪一萬到一萬五。我們有時加班，通常每週日休息，採打卡制，並且參加了屏東縣的勞保，目前工廠最大的困難就是工人流動性大，農忙期又常請假，把工廠的工作當作副業，對生產有很大的影響。」

農業影響工廠生產這一點我不甚瞭解。稻作收益不是很普遍嗎？而打鐵村近三、四年來插秧、收割等工作請人以機器代耕不是很普遍嗎？

原來除水稻之外，他們還種紅豆或蓮霧等果樹。以前巴先生做研究時冬季種茄子，黃瓜、苦瓜等菜蔬，現在已經放棄了。紅豆聽說最初是由農復會引介到高屏地區，已經忙期大家都趕回家照應。

此外，留在村子裡的人實在不多。年輕男女大多到外地工作，不住在家裡。三、四年前附近崁頂鄉的木業公司與潮州、東港的漁網加工廠設立，提供婦女農閒時的工作機會，且有專車接送。四、五十歲的男子有的在農閒期到高雄造船廠做臨時工。面對這些工廠的競爭，無怪乎需要工人經年全力生產的鄉間工廠會在僱工方面遭到困難。

村子裡蓋了不少樓房。據說樓房的主人大多去過阿拉伯打工。一年可以省五十餘萬，兩年下來積了一筆錢就毫不留戀地返鄉，把血汗錢投注在家園的建設上。這種形態的出國與把資金一起帶出海外的移民完全不同。

我在村內停留期間有一則消息很讓我不安。村人說三、四年前開始，新埤、佳冬、潮州一帶都發現香蕉樹葉片發黃、萎縮的現象。有人猜測是土壤裡潛伏了毒素，也有人認爲是工廠放出的氣體隨風擴散到這裡導致的。最近連椰子樹也出現枯萎的徵候。我很快聯想到工業污染已經在臺灣不少地區嚴重地破壞了生態環境的均衡、危及人和動植物的生命。這片夾在下淡水河與林邊溪之間的美麗土地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覺中遭到了摧

殘？

◎——嘉南平原的蔗影

稻子雖然利潤低，但是和甘蔗比起來，農民還是喜歡種稻。美濃的菸草和新埤的紅豆都能給予農民合理的報償，為什麼甘蔗不能？這是我踏上嘉南平原的第一個感觸。

一九七〇——七一年，陳中民先生在臺南縣佳里鎮的營頂村做田野。他指出日本人
在嘉南大圳完工後設計的輪作制度的主要目的在擴大蔗作的面積，以供殖民母國之需。
日本政府把嘉南平原十五萬公頃的田地劃分為許多區，每區一百五十公頃。各區再分為
二塊，灌溉水每年只充份供應其中一塊水稻田，另外兩塊因缺水只能種甘蔗及旱作。這
種控制灌溉水的制度沿襲下來不但限制了農民選擇作物的自由，而且加深農民在技術、
價格等方面對糖廠的依賴。

「營頂的田地現在大約有三分之二種稻，比甘蔗田多。甘蔗的價錢不好，而且要等
一年半後收割了才有錢拿，唯一的好處是比較省工。種水稻的這兩、三年都請外面有機
器的人來插秧、收割。營頂人耕種的面積不多，不願意買機器。插秧機只有兩臺，沒有
收割機，鐵牛也只有兩部，犁田、翻土的時候就請糖廠的人用機器代耕，費用是一甲地
三千元。如果請人工耕作，一天要四、五百元，太貴了。」

我到營頂後只得到一些粗略的農業資料。很可惜對於擴充的水稻田如何取得水源的
問題沒有時間進一步瞭解。

「少年人如果不變壞，家裡都能生活。四十歲以上的農閒時大多做土木等零工，很
少去工廠。村裡五、六年前開始有樓房。必需要父母、子女好幾個人都做工的家庭才有
辦法起樓仔厝，只靠田裡耕作的收入是不可能的。佳里興的針織廠每天有車子來村裡載
十幾個女孩去做工，也有在家裡放機器做的。男孩子都出去發展，留在家裡的是壞孩子。
少年人自己找對象，這幾年結婚以前就有孩子的例子多了，父母都成了青瞑牛。」

陳中民先生以前的房東莊先生曾任糖廠的收割原料委員，最近七、八年潛心培育蘭
花，外銷美國、日本、香港、澳洲。我在他的幾個大溫室中瀏覽，真是賞心悅目之至。
他除了自己照料，還在村裡請六、七個女工幫忙。臨別時他送我一束紫羅蘭，插在襟前。
聽人說有位村人半年前把原來設在臺南市製造汽車、電話等零件的加工廠遷回營
頂。我本想訪問他，結果他出貨去了。農舍庭院中加蓋的廠房中坐了十一、二位工人，
大多是家庭主婦，彼此非親戚即鄰居，工作一日可賺兩百元左右。在年輕工人難求，流
動率高的情形下，已婚婦女的勞力愈來愈受到這些小型鄉村工廠的倚重。這印象在訪問
完距營頂不遠的六甲鄉中社村後更深刻了。

「你剛才在村子裡有沒有拍到一幅很動人的畫面？」中社村針織廠的黃老板問我。

動人的畫面？我在進入村子西側的入口前拍了張林鳳營火車站和電氣化的鐵道。然後拍了水泥小徑兩旁的田地，左手邊的水稻全收割完了，只剩下一畦蔗田。我又為嘉南大圳分支到中社的灌溉溝渠照了一張，因為巴博敦先生在一九六八——六九期間記載了不少為取得灌溉水將蔗田變為稻田的大小紛爭。接著把照相機對準右邊稻田中在一臺撐著彩色遮陽傘的收穫機上操作的農民。我還把村尾好幾幢建得很精巧的三層洋房獵入鏡頭。我有些疑惑——巴先生描述的中社分為村頭村尾兩部份，村頭居住的大多是較富裕的黃姓家族，村尾住的是日據以後移入的貧苦雜姓佃農，雖然「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以後生活有所改善，他們一九六八年住的房子還都是用晒乾的土磚和竹子建造的。最後一張照的就是這家門口堆了許多毛線的針織廠。

「你沒有看到有的家庭主婦坐在針織機前工作，而她們的小寶寶睡在身旁的推車裡？那是不是很動人？」

黃老板敦厚的臉上掛著笑。他說大約十年前謝東閔先生當省主席的時候指示臺南縣長在學甲國中舉辦「家庭副業指導編織組」，一期三個月，當時他也去輔導。家庭針織業從那時起在臺南縣快速發展起來。黃老板夫妻於一九七〇年起在中社村設小型針織廠。先從貿易公司接訂單並從大間針織廠收回工作，再供應農舍中的家庭主婦機器和材料，請她們代工。目前自家針織廠的機器只有八部，分放在外的機器有三十餘部，其中十餘部在中社村內。工人一天如工作八小時，一個月可以賺七千餘元工資。

從黃老板的言語中我可以感覺到針織業競爭的激烈。臺南縣大規模的針織廠有三十幾間，中型與小型的更不知有多少。他估計臺南縣有百分之三十的女工從事針織。不過年輕的工人都喜歡到城市的工廠工作，因此他的針織廠多靠留在家裡的家庭主婦支持，而這些主婦也樂於在家裡從事針織，貼補家用。

「針織產品全部外銷美國、加拿大等地。但這些國家多有設限，我們出口時有配額。單是爭取到外國廠商的訂單還不夠，必須要有配額才能將成品輸出。愈大的廠商和貿易公司拿到的配額愈多，使得許多有技術、能設計新穎樣式的工廠不能放手做，逼不得已還要以高價買黑市配額，這是不少針織廠倒閉的主因。」黃老板表示他最大的的希望是政府公開、公平地處理配額問題。

「現在是不是村裡姓黃的家族最富有？」一般村民的回答：不一定。「只要努力，子女又肯把在外工作的錢寄回家裡，就有能力造一幢幾十萬元的樓房。」住在村尾的年輕人顯然對家庭生活水準的提昇有很大的貢獻。我在前面幾個村落訪問時都聽說近年來年輕人在外工作，自己選擇對象，有先懷孕再結婚的現象出現。我有幸接觸到中社村的戶籍資料，計算了一下民國六十年以後未婚懷孕的比例，結果發現村頭二十八個婚入女子中有兩個是結婚未滿七個月便產下第一胎；村尾二十二個女子中有九人先懷孕再婚入。

我不禁想：「先上車再補票」也許是鄉村受到工業化的衝擊產生的後果之一吧！

◎——竹山農村工業

南投縣的鳳凰山脈與濁水溪、清水溪共同環抱著一塊變化有致的丘陵與平野。這裡風和日麗的氣候極適於懼怕濕冷的「竹君子」生長繁衍。桂竹、蔬竹、莿竹、孟宗竹各自展現出超逸俊雅的風姿，不僅讓旅遊者得到視覺的享受，而且為當地居民帶來了實際的經濟利益。

然而在林業生產合作社成立以前的情況並不是這樣的。莊英章先生所作的林圯埔社會經濟變遷研究中提到早在清嘉慶到道光年間，竹山、鹿谷一帶的山區與河谷就種植了大片的竹林，生產竹材、竹筍。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以產業主權不明確為由，將大部份的竹林收歸官有，再移轉給三菱株式會社，引起竹山人的不滿，一九一二年發生殺死日警二名及臺人巡查捕一名的林圯埔事件。

臺灣光復後政府接收三菱強佔的竹林地，以低利率放租給當地的原竹林關係人，敦促他們組織合作社共同經營。一九四七——六〇年間先後成立了瑞竹、頂林、大鞍三個林業生產合作社，社員共三千餘人，承擔的林地有一萬公頃。竹林的生產、砍伐與運銷都經過合作社的統籌策劃與集中處理。合作社在業務區內也積極從事修補產業道路、修

建橋樑等公益事業。

我進入這蒼翠的竹山，最想看的是以竹材加工為構想的延平農村工業區。民國六十一年底，經濟部工務局著手這佔地二十二公頃的工業區的規劃工作。六十二年完成規劃工作，開始把土地出售廠商建廠。六十五年出售完畢，共有六十餘家工廠。由於本地資金有限，以往的竹器製造業又都屬於小規模的家庭式工廠，工業區不得不放寬限制，容許竹、木材加工以外其他類型的工廠進入設廠。不過也都是利用本省原料、規模較小的工廠。目前工業區中有二十幾家生產竹製品，大多由竹山本地人合股投資經營。

我在社寮村張先生的熱心帶路與引介下訪問了延平農村工業區中一家社寮人管理的製造竹刀的工廠。

熟悉日本劍道的人對於一根根渾圓光滑的竹棒應該不會陌生，但有沒有想到日本境內使用的竹刀絕大多數都是臺灣製造的？全臺灣有八家竹刀工廠，竹山佔了六家。延平工業區內有四家，只有一家透過貿易商，其他都直接向日本接訂單、出貨。我訪問的這家工廠佔地一千多坪，設廠生產已有三年了。

高敞的工作房分隔成兩半。靠入口的這一邊二、三十位男工面對面席地而坐，一腿伸直，一膝抵著木製刨架，微彎著腰刨削桂竹片。竹屑散落一地，是古舊的黃，好像不屬於這鋼筋水泥的世代。在裡面工作的大多是女工，有的在機器前修理竹片，有的將竹

片接合、烘烤、綑紮。

「在這裡工作的員工有四十位，都住在附近，而且結了婚。沒結婚的喜歡到大工廠工作。現在鄉村工人很缺乏，同業之間惡性競爭，工人很現實，多一百元也會走。男的師傅工養成期間比較久，一個月平均有一萬四，女的八、九千。按件計酬，他們多做可以多賺。工人全部有勞保，但沒有退休制度。我們外銷沒有困難，就是請工人最麻煩。農忙期間生產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工人的工資無法提得太高，因日本提高的價格趕不上我們這裡物價上升的速度。」

又是工人難求和農忙的問題！我找機會向坐在地上刨削竹片的師傅工請教。

有一位告訴我他在工業區開設前就做竹刀，已經做了十二、三年了。剛開始的時候竹山沒有人會做竹刀。民國五十幾年，日本方面派了兩、三個師傅來傳授技術，竹山的工人學會後，竹刀工業就興盛起來。他和廠裡將近十個工人都住在濁水溪南岸的社寮村。村裡的田地有的種水稻，有的種甘蔗。雖然有十幾部插秧機，但是機器插得不理想，大部份的田地還是用人工插。割稻機有三部，供不應求，又沒有接洽外面的收穫機來代耕，因此收割期間感到人手很不足。一般都希望政府派機耕隊為他們解除農忙期的困窘。莊先生一九七一年的調查已顯示社寮村有一半年輕人在外地工作。延平農村工業區設立以後似乎對未婚年輕人的吸引力不大。不過據他們估計社寮人至少有五、六十位在這工業

區工作，為已婚村民提供了不少就業機會。

談到工業區竹製品外銷的概況，我得到的印象是竹製品的品質往往不能符合國外市場的要求，而隨著工資、物價的上升，成本提高。面對中國大陸等勞力低廉地區的競爭，近一兩年景氣逐漸走下坡。

擠上竹山往臺中的員林客運，一路上與身旁一位年輕人聊天。他在臺北工作了幾年後回竹山鎮開了一家沙發裝潢行，一切都自己做。他說在農村工業區裡做工人沒意思。他感覺男孩子的壓力很大，當兵兩、三年回來賺的錢有的時候還沒有女孩子多。現在社會必需要頭腦好、技術好、有本錢、有學歷的人才有發展。車子從南投縣新設的南崗工業區經過，我望著林立的工廠與高大的煙囪，益發掛懷清爽寧靜的竹山農村工業區。

◎——臺中、彰化郊區的衛星工廠

我又回到臺中南屯我最熟悉的劉厝庄。一九七八年我離開的時候，蓬萊穀農會保證價一百臺斤六百九十九元，如今已調升為一千零五十四元，可是市價卻只有七百八十元。稻米的問題依舊！從去年起全村的稻子都改由收穫機收割，而插秧互助班也只剩下兩班。一位農民算給我聽：請機器割稻一分地七百五十元，如果請人工，要一千多元工資，還要供應割稻班兩餐「點心」。因此這期稻收割時，村裡的三、四部收穫機出動還不夠，

還有外面的機器進來助割。

我從村頭走到村尾，聽到好些農舍裡傳出隆隆的機器聲。當初我在這小小的稻作農村發現二十戶左右人家擁有不同型的機器時，真是十分驚訝與迷惑，花了些時間尋找這些小型工廠的來龍去脈。

日據時代的劉厝出現過一間日本人投資的樹薯工廠，將附近大肚山上種植的樹薯加工製造成樹薯粉。日本人一撤走，就關門了。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七〇年這漫長的二十餘年間，村裡只有兩家小工廠，分別從事內銷縫衣機的裝配和油漆。一九七〇年以後，以外銷加工為主的小型衛星工廠忽然接二連三地冒了出來。這二十家左右的小工廠中有十家屬於機器零件加工廠。剩下的幾家從事電鍍、真空包裝、帽子、背包、電子、木材加工等，成品也以外銷居多。

我想借一個例子來說明農村小型衛星工廠的發展與利弊。一九五八年，阿良唸了一年初中，就在鄰居的慇懃下輟學進入臺中市一家機械廠工作。隨後的年月他換了好多家工廠，最後在一間規模不小的精機廠學會了比較精密的鏗床操作技術。他明白在工廠工作每月的薪水是固定的，很難增加。如果自己有一部鏗床，獨立作業，可以得到很高的加工工資。可是鏗床的價格太高，他根本買不起。機會終於來了。工廠裡有部性能很差的鏗床，願意廉價出售。阿良便以三萬五買回，花了十個月的工夫重新組修。他認為那

是他一生中最黯淡的一段日子。

「我辭了工作留在家裡，向農會和親戚借了一點錢生活。媽媽幫我們照顧孩子，太太負責種七、八分三七五租田，還加種了一季香瓜，農閒的時候去替人擔草。我每天敲敲打打，也沒有絕對把握可以把機器改好。」

像是奇蹟一樣，一九七四年機器開始運作以後，阿良每月的收入比以前增加了五倍以上。那時臺中地區會操作鏗床的人很少，有好幾家母工廠都自動把工作運到村裡請阿良加工，但彼此並沒有訂契約，任何一方都可以隨時中止。阿良頭幾年的工作源源不斷，每天做十小時，沒多久就把債務還清，還積了一筆錢在南屯街上買了一幢房子。

村裡其他的機器加工廠放置的是車床、刨床、銑床等，工資遠不及鏗床加工高。這些工廠大多是由務農的父親為兒子標會、貸款購買機器、設立廠房；兒子貢獻技術與勞力，獨立接洽工作或與鄰近親友的機器合放一處共同與外面的母廠接頭，按工作的性質與數量分利潤。這些小型衛星工廠因為設在農業區內，很難請到工廠的執照，無法招標和開發票。而且照規定不能申請工廠用電，他們便以裝設冷氣機、烘穀機為名增加供電量。雖然農業用電費用低廉，但是電力有限，工廠很難擴充。

近兩、三年我注意到村裡倒了幾間小衛星工廠，但同時又開設了幾間。有兩家機器加工廠開了不到一年就因為接洽不到工作而停工。阿良的工廠景氣大不如前，母廠送來

的工作愈來愈少，工資也不見增加。去年，村裡的阿源也買了一部鏜床。他對我說：

「阿良前幾年是賺到了。現在會做鏜床的人增加很多。我以前一直在臺中的工廠操作別種機器，兩年前我買了工技學院出的書自修，又在一家工廠實習了幾天就學會了。我和親戚合股花三十萬買了這部鏜床，平均一個月就可以賺四萬元。現在景氣雖然不好，我把價錢降低一點還是有工作。從前阿良做一件六百元，我只拿五百元，有的人三百元也做。」

我訪問了南屯一家生產高速車床的中型機器廠。業務部主任說這間工廠一九七六年才遷到南屯，員工有一百名左右，機器八、九十部。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時，一個月工資平均不到一萬元。前幾年外銷訂單多的時候百分之七十的工作交給衛星工廠加工。這兩年外銷不景氣，大部分工作都由自己工廠做，只有少數工作分給技術、信用、關係好，並肯接受較低工資的衛星工廠加工。

在劉厝小型加工廠的年輕人即使在農忙的時候也很少管農事；他們的父親是「投資人」，沒有興趣學習機器操作技術，只負責兌現支票存入農會或信用合作社。小型衛星工廠的設立使許多家庭的父子關係拉近了。以前年輕人都讓都市的工廠吸走，現在返鄉歸里創業的人數增加，也有不少在附近的工廠任職。人口外流的速度相當和緩。

我這次在劉厝停留期間問阿良：「工作減少了，怎麼不想辦法？」他說現在人家都

把工作送到有精密鏜床的工廠去做，那種機器一部兩百多萬，由電腦控制。就算買了，也不一定可以賺回那麼多，機器又會折舊，有那麼多錢還不如買幢房子。

小型衛星工廠面臨的問題在我訪問彰化的村落時還不斷在腦海中打轉。

週日的正午，花壇崙雅村的棉紗廠門窗關閉，廠主也出門。我走進一家雜貨店，請老板為我泡碗生力麵，順便打聽這村落的近況。一九七一——七二年王崧興先生做田野時，這村子已經不再以農業為主，兩期稻作多請人代耕，大多數村人在附近或遠赴臺北從事土木工。現在的趨勢還是這樣，最近一年村裡出現一、兩家小工廠……。雜貨店老板娘從午飯桌上夾著青菜和鷄肉給我配麵，付帳時堅持不肯多收錢。

從「弘喬工業社」的王先生手中接過一張名片，這才瞭解這家工廠製造「五金製品、裝飾鍊條、鐵圈、交通器材」。王先生好年輕，民國四十四年生的，他彰化高工畢業以後，先在彰化一家農機工廠學習冲床等工作。服完兵役在五金工廠呆了一陣，又到了一家製造外銷運動器材的工廠任採購，去年在家裡開了這家工廠。

「在別人的工廠做，所得的工資和付出的辛勞不成比例，一個月薪水不超過一萬，即使做到經理，要買部車子還是很難。自己出來做比較自由，有工作的話，一個月可以輕鬆地賺三、四萬，誰都想創一番真正屬於自己的事業。我剛開始做的時候只有兩、三部機器，做原來那家運動器材工廠的衛星工廠。剛出來的年輕人如果得罪原來的老板會

遭到封殺。我現在還有替那家工廠做，可是母工廠的生意有季節性，半年是淡季，養不活我們。我還接其他工廠的工作。」他邊說邊檢驗著外銷馬靴扣鍊。

「會不會接不到工作？」我問道。

「做小型加工的人際關係一定要好。關係的建立要看自己的能力和對方的個性，要配合別人，而不是別人來配合我們。如果替制度很健全的工廠做，要很注意交貨與價錢的問題，如果接下訂單不能如期交貨或品質不合標準、價錢沒算準就很慘，以後更接不到工作。臺灣一般小工廠都很畸形發展，沒有計劃地投資一、二十萬，再虧也不多。不少工廠現在朝自動化機械發展，但需要很大資本，也不一定收得回來。」他的表達能力實在太好了。我進一步問：

「你會不會覺得受到母工廠的剝削？」

「這要看母廠的性質和衛星工廠的能力，如果能力強，可以堅持一定的工資，就不會被剝削。經濟如果不景氣，母廠受到的影響是直接的。不過母廠一倒，小型工廠會跟着倒。」

「你看小型衛星工廠的前途怎麼樣？」

「臺灣工業的發展，小型加工廠的貢獻不可以忽視。不過再過五、六年可能會改變，因為臺灣工資一天天昂貴，小型工廠很難發揮，工人喜歡到有女孩、有冷氣的大工廠工

作。如果能維持相當利潤，我寧願不用工人，再發包出去做。工人真不好管理。」

他用了四個工人，其中有兩個是三、四十歲的婦女。

他在開車送我到彰化車站的路上說：

「我的父親很小心，很關心我賺不賺錢，我對他說我每月固定給你一筆錢，你讓我放手做，不要管那麼多。」年輕人的堅決、自負與闖勁在他的言談神色中表露無遺，我由衷地祝福他成功。

我接著轉往鹿港附近的埔鹽鄉新興村。葛柏納先生自一九五七年以來一直注意著這村落的變遷。他最近的一篇文章裡也提到近些年小型衛星工廠在鄉間的發展。我在新興村轉了一圈，發現這裡的加工廠與我接觸過的大同小異，是外銷工業擴展的延伸物。它們像是敏感的神經末梢，外銷市場一有風吹草動，就馬上顫慄起來。

三峽鎮距大埔不遠的淡水河支流上橫著吊橋，通往一個十九世紀中葉建立的小聚落——犁舌尾。這兒的居民十餘年前大多是貧苦的礦工、茶農，只有少數耕種水稻。

一九七二——七三年海羅先生目睹這村落的經濟起了重大的變遷。三峽鎮的礁溪里一九七〇年左右劃為工業區，有數十家工廠遷入，製造電子、玩具、塑膠鞋等，為附近

◎——淡水河畔聚落的變貌

村民提供許多工作機會。犁舌尾在這期間蓬勃發展著家庭針織業。最初是一對兄弟在臺北市學會針織技術，買了幾部手推針織機放在村裡，由母工廠取工作回來做。沒多久，整個村子差不多都捲入了針織業。有的人家自己買機器，有的租用別人的機器，每天工作十、十一小時，家庭的收入因而增加了，電視機、電冰箱、摩托車不再是稀罕物品。然而，一九七八年海羅先生再訪犁舌尾的時候，發現先前十幾家針織廠中只有兩家還請工操作，其餘的不是停業轉入工廠或採礦，就是投資購買自動化的針織機。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我心中帶著疑問，穿越吊橋，來到犁舌尾實地求證。

「喔，是的，以前村裡有三分之二的人有手推的針織機，現在大多收起來了。民國五十五年只有我的表哥家有針織機，後來村裡很多人買了機器，從他那裡拿工作回家做。我表哥向工廠買紗回來，設計樣式，分到各家去織片，產品全部內銷。我十六歲就學針織，嫁了以後又和先生孩子一起搬回來住，現在家裡有一部機器，只負責搖紗。我是家庭主婦，在家裡做比較好，年輕的女孩都喜歡到礁溪里的工廠做，可以半工半讀。她們每天只工作八小時，一個月就有七八千元。我們在村裡做針織的時間很長，從早上七八點做到晚上十點。如果機器是別人的，一個月也不過賺六、七千元。」

我幸運地遇到一位甜蜜的小婦人，她對村裡針織業的發展瞭若指掌，而且有長期親身參與的經驗。

「那時候村裡的針織機有的聯合二、三十部向外銷工廠接洽工作回來做。內銷的利潤比較高，可是夏天是淡季，沒有工作。這幾年針織業不景氣，又請不到工人，有的就不做了。以前男的女的都在家裡做針織，現在大多是家庭主婦在做，男的除非家裡有自動針織機才留下照應，否則都到外面工廠找工作，通勤的居多。目前村子裏有全自動針織機的有八家，大多數替大間的外銷工廠代工。如果有工作，一部自動機器一個月可以賺一萬多。全新的機器一部要二、三十萬，村人買的多半是半新的，十幾二十萬一部。有一種全自動可以織花紋的機器價錢很貴，五十到一百萬元一部，村裡還沒有人買。」我們談話的時候她幼稚園剛畢業的大女兒在一旁寫阿拉伯數字，一付聰明伶俐的樣子。她說這女兒很像她，對上學唸書很有興趣；她小的時候家境不好，沒有辦法讓她升學，小學畢業就外出賺錢。這女兒將來如果唸得下去，她自己再苦也要栽培她上大學。一代要比一代好，我從她望著女兒的慈愛眼神中看到了希望。

參觀了兩家針織廠出來，穿過另一座吊橋，告別不再封閉的犁舌尾，乘車到離土城鄉較近的溪南村。我在聚落裡見到幾部為附近一家染織廠紡紗的自動機器。礁溪里的大電子工廠和土城工業區的一家外銷夾克工廠也把需要手工的工作分給農舍裡的主婦做。村子裡的年輕人和壯年人都外出做工了。我走累時就坐下來和老年人、婦女寒暄。他們絮絮談著茶園找不到工，已日漸荒廢了，插秧割稻由農會請外地機器來代耕……。我聽

著聽著，太陽一點一點沈下去，霞光把成熟的稻穗染得更黃了。

朝陽像往昔一樣灑在觀音山與靈山夾峙的淡水河面。仙渡平原慵懶地倒在河畔，雖然它的主人日夜盼望它振作起來由田地化為高樓。

我在北淡公路的關渡站下車。遠景是藍天青山與綠野，一列火車從密接的新式廠房與櫛比的紅瓦磚房之間溜滑而過。步下石階，經一德里、關渡車站、飲食街，進入關渡村。淡水河運興盛的時代，這村落是出入臺北盆地的要衝，村民以農漁為業。但是清末日據初，淡水河道日漸淤淺，鐵公路開通，近二十年，河兩岸快速工業發展，以及民國五十七年投入臺北市的懷抱之後，關渡村古早的面貌已很難辨認了。

一九七一——七二年，四位中研院的學者在關渡收集資料的時候，這村落就業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二從事農漁業。漁民主要捕的是鰻苗、蛤苗與烏魚苗。研究報告中並指出關渡原有的七十幾戶養鴨人家於民國五十二年左右消失了，因淡水流域的工廠把工業廢水排到淡水河中，使鴨的飼料魚蝦和貝類無法生存。我到村子裡一問，「現在淡水河全是化學水，最近五年討海的人全沒了，都去附近工業區的工廠工作。」

「也沒人耕田了吧！」我望著一片新建的公寓作這樣的揣測。從記載上看一九七一年的關渡就已經沒有自己用水牛耕田，由擁有耕耘機的幾戶負責代耕。插秧、割稻都讓

南部或宜蘭來的工作隊包辦。關渡村民在仙渡平原來有七十六甲田地，民國五十六、五十七年淡水開港傳聞喧囂塵上之際，投機商人向他們買了二十九公頃田地，農戶剩下四十二戶，其中農業收入佔總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只有十戶。

「十年前賣田的人很多，後來愈來愈少。現在有田地的還有四十多戶，不過除了巡田水、施肥以外差不多每一戶都請人代耕。村子裡有八部鐵牛，插秧五年前開始用機器，由農會和西螺請來的人代播。割稻時，農會的機器割不完的話叫南部的來割。種田成為副業，去工廠的比較多。村裡只有一個人有三、四部鐵牛，他自耕和代耕的面積有十餘甲，可以算是專業農。」農事小組長林有傳對我描述關渡村農業的近況。

農會的機器代耕？我後來訪問了北投區農會農業機械化推廣中心之後，才弄清楚農會有十六部機器，其中包括三部耕耘機、五部插秧機和三部聯合收穫機。去年開始農會在各里組織「擴大農場共同經營代耕隊」，代耕隊員可以向農會商借農機以補自身機器的不足。可是農會的機器有限，通常用抽籤，輪流的方式調配。農機推廣中心的一位先生說臺北市的農業最落伍，農民不願投資買農機，大多數人都轉到其他行業，田地全請人代耕。仙渡平原的田地低窪潮濕，並不適於農機操作。

「我們村子旁邊的工業區現在有五、六十家工廠，附近還有竹圍工業區。村裡在工廠工作的人很多。我現在主要做樹脂批發生意。」林有傳家翻建的三層樓房的外牆上掛

著「久永樹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他叮嚀我不要忘了到前面的關渡廟看看，那間廟這十年來擴建得好大、好漂亮。

傲視北臺灣的關渡媽祖廟果然氣宇軒昂。遺憾的是裝飾得過份濃艷俗麗，減低了宗教的肅穆氣氛。我登上廟頂的靈山公園，見淡水河與基隆河匯流。隔著一段距離，污濁不堪的河水也湛藍美麗起來。回想由下淡水河到上淡水河，由鯤鯓龍山寺到關渡媽祖廟的匆促旅程，不免懷疑自己到底看到了多少村落變遷的真貌。隔在我和它們之間的不僅是時間與空間，還有個人的偏見與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訓練。不過，又有誰真能排除這些限制，高瞻遠矚、洞燭人世的變化呢？

◎——鄉村工業化的進展

在本文第一節提及的鄉土重建的藍圖裡，鄉土工業像是一隻振衰起疲的手，可以把陷在泥沼中的農民拉上堅實的地面。

明、清以來福建、廣東居民移居臺灣建立村落，根本上還是漢文化的風俗習慣、農耕技巧等的傳承。三、四十年代與大陸沿海及內地的村落一樣都是以農業或漁業為主，即使有工業，也是利用當地的農產品像茶、甘蔗之類為原料發展的農產品加工業和民生消費品製造業。臺灣人口持續增長後，也同樣面臨困擾中國數千年的耕地不足、農業收

入無法提供豐裕的生活、以及農閒期勞力過剩的問題。

日據時代的臺灣可以說是日本的「農村」，只負責提供殖民母國農產品和農產加工品。工業產品譬如棉布大多由日本輸入，一直到日本產品供不應求的時候才准許這個「農村」在人口集中的都市以日人的資本發展工業。

光復後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實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把地主連同他們的資本移轉到都市發展輕工業。那時工業產品很少外銷，以自給自足為目標。獲得土地的農民經濟狀況毫無疑問是改善了。可是，一方面要償還地價，另方面人口負荷量增加，非農工作機會少，單靠農業收入積蓄的財富有限。我走訪的村落居民都異口同聲地說：「三十年前大家都很苦。」

「從什麼時候起生活比較好轉呢？」

那是一九六〇年代，政府頒佈了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與投資條例，鼓勵華僑、外人及本地資本家投資設廠，放寬對工業及貿易的管制，獎勵產品外銷，設三個加工出口區和許多工業區之後的事吧！我們看見工業的手伸入鄉村，把農村子弟帶引出來放置到都市、加工出口區及工業區的工廠。這些子弟雖然離開了家園，但中國家庭特殊的親子關係仍然促使他們把工資寄回村落，農家的收入和積蓄因此增加了，但是鄉村社區、家庭的整合程度卻因人口外移而降低。

一九七〇年開始，工業的手把一些工廠由工資、地價昂貴的都市推往鄉間，為鄉村居民就近提供工作機會。這些工廠以不同的型式出現，在工業區裡面的規模比較大，在農舍中的則非常小。我覺得竹山農村工業區的竹製品工廠以及鄉間由農家投資、農村子弟經營的小工廠都和藍圖中更新的鄉土工業有些相似。不過它們大多遭遇工人難求、工作與農事不協調、和對市場變動缺乏應變能力等困難。

回顧歷史發展的軌跡，我不能不驚異這隻伸入鄉間的手在我探訪的村落中所發揮的翻雲覆雨的威力。它在短短的十幾年間改變了數百年甚至數千年都不動搖的以農業為主的鄉村社會，使貧乏、人力過剩的村落有餘力改善生活。就在我澎湃著欣慰的情感的同時，內心潛伏著憂慮：假如全臺灣的生態環境都像淡水河一樣遭到嚴重的污染，我們還能生存嗎？如果勞力密集的外銷工業受巨大的挫折，眼前大家努力創造的美景會不會成為曇花一現？村民的物質水準提高了，他們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滿足嗎？鄉間的貧富差距雖然縮短了，與都市的其他階層相比，由農村步入工廠的勞力工作者是不是仍然處於社會的最低層不受到重視？留在鄉間的年老農民能一直依賴子女的「孝心」貼補微薄的農業利潤嗎？

伸入鄉間的手並不是萬能的手，政府與民間要有警覺心與周全的思考和計劃，讓它儘可能地增進我們的福祉而不侵犯大家的權益。

參考書目

- 文崇一、許嘉明、瞿海源、黃順一 一九七五，西河的社會變遷，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十三。
- 胡台麗 一九七八，消逝中的農業社區：一個市郊社區的農工業發展與類型劃分。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四六：七九——一。
- 莊英章 一九七六，社寮農村的經濟發展與家族結構的變遷。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四一：六一——七六。
- 費孝通 一九四八，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
- 一九五七，重訪江村。新觀察雜誌第十一、十二期。
- 葛柏納著・蘇兆堂譯 一九七九，小龍村，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Ahern, Emily M. 1973 The Cult of the Dead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Chung-Min 1977 Upper Camp: A Study of a Chinese Mixed-Cropping Village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B No.7



▲二十年後台南鯤鯓的龍山寺外觀改變了。

▼鯤鯓漁民以塑膠筏和機動漁船取代了竹筏。

Cohen, Myron L. 1976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in Taiw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iamond, Norma 1969 K'un Shen: A Taiwan Vill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Fieldwork in a Complex Society: Taiwan. In Spindle -George. ed. Being an Anthropologist, p.113-141.

Fei Hsiao-Tung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Fei, Hsiao-Tung and Chang Chih-I 1949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Gallin, Bernard 1966 Hsin Hsing, Taiwan: A Chinese Village in 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sternak, Burton 1972 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Song-Hsing & Raymond Apthorpe 1974 Rice Farming in Taiwan: Three Village Studies.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No.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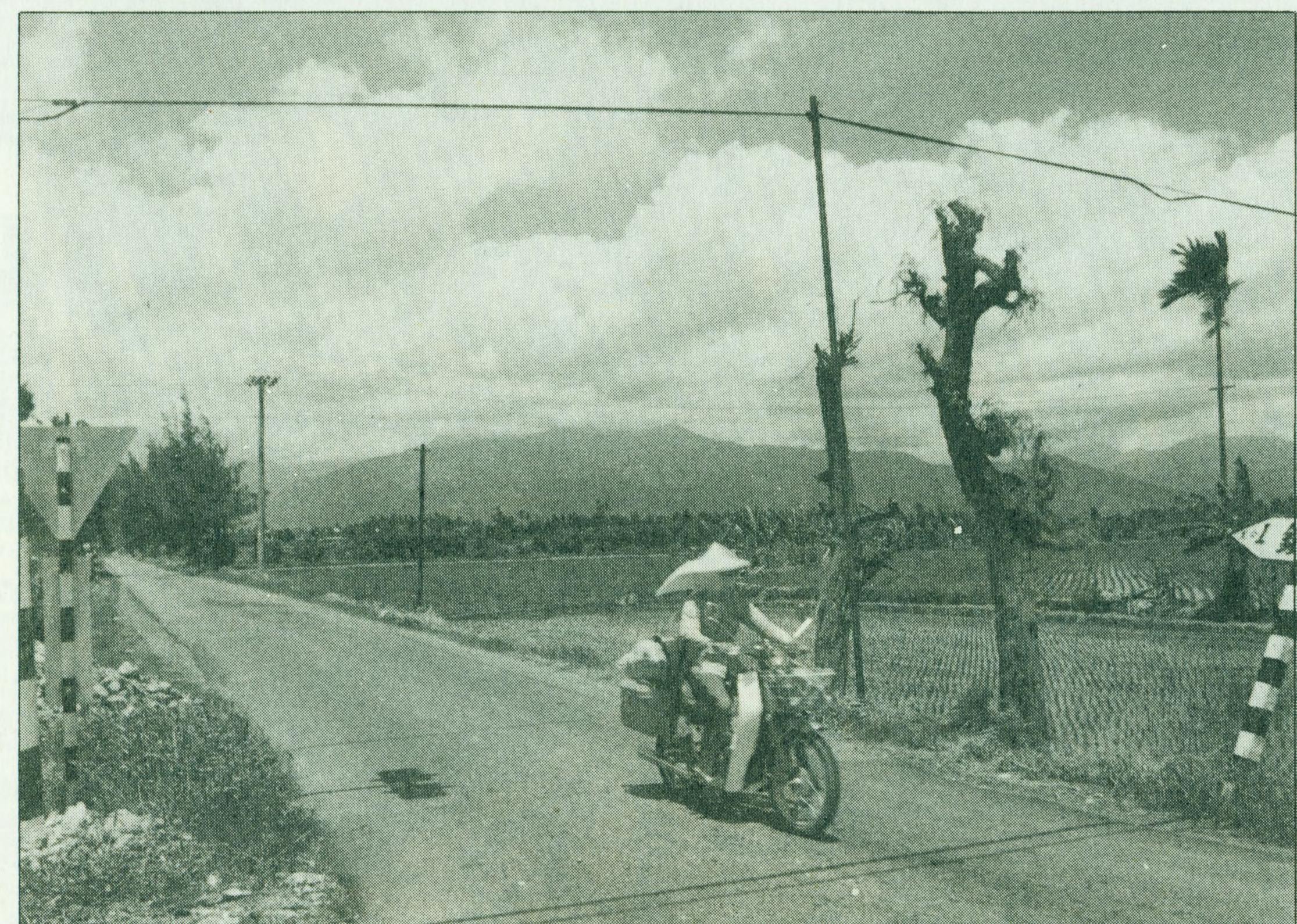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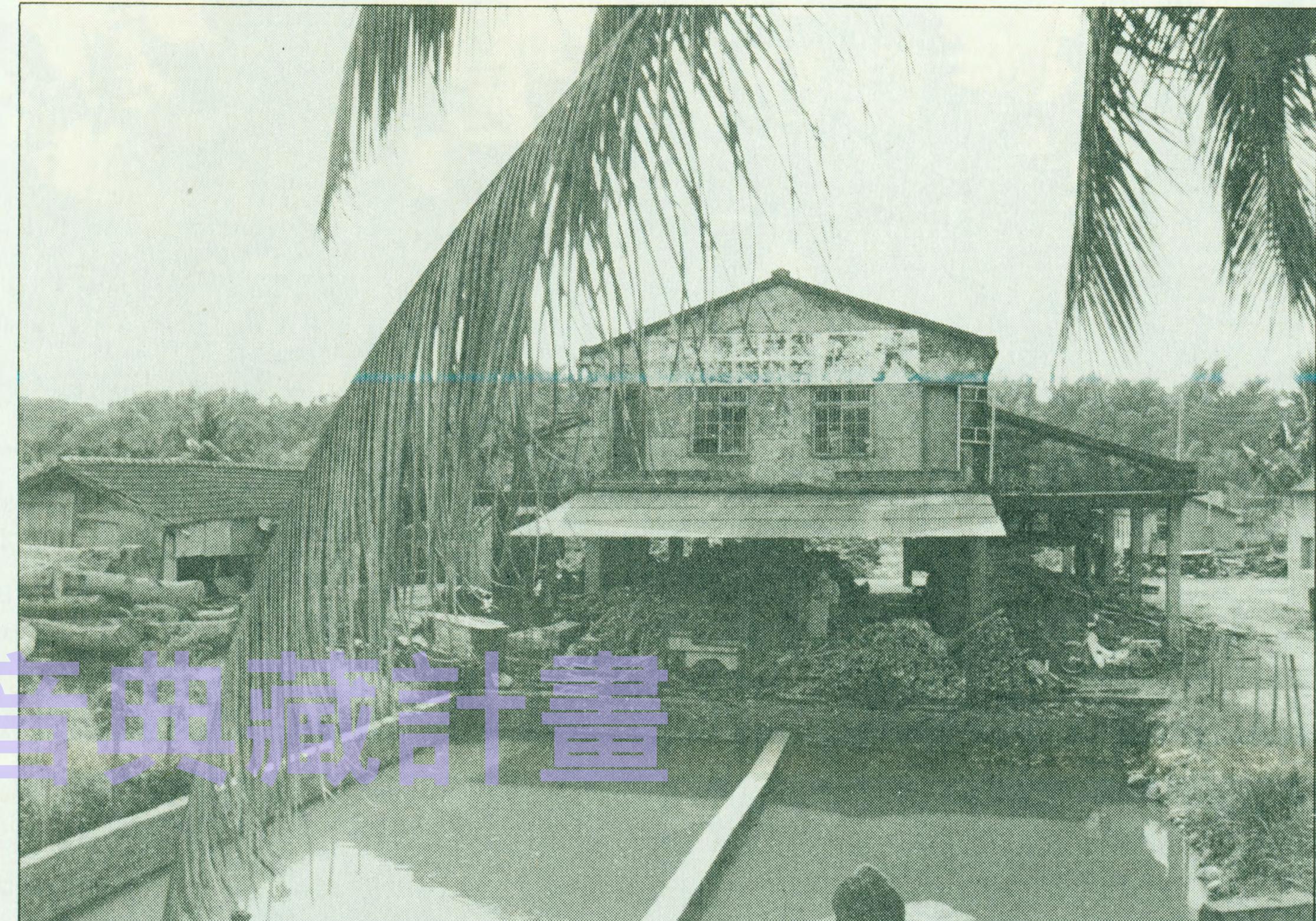
► 台南六甲鄉中社村的針織廠。

▼ 台南縣營頂村儲存穀子的「停穀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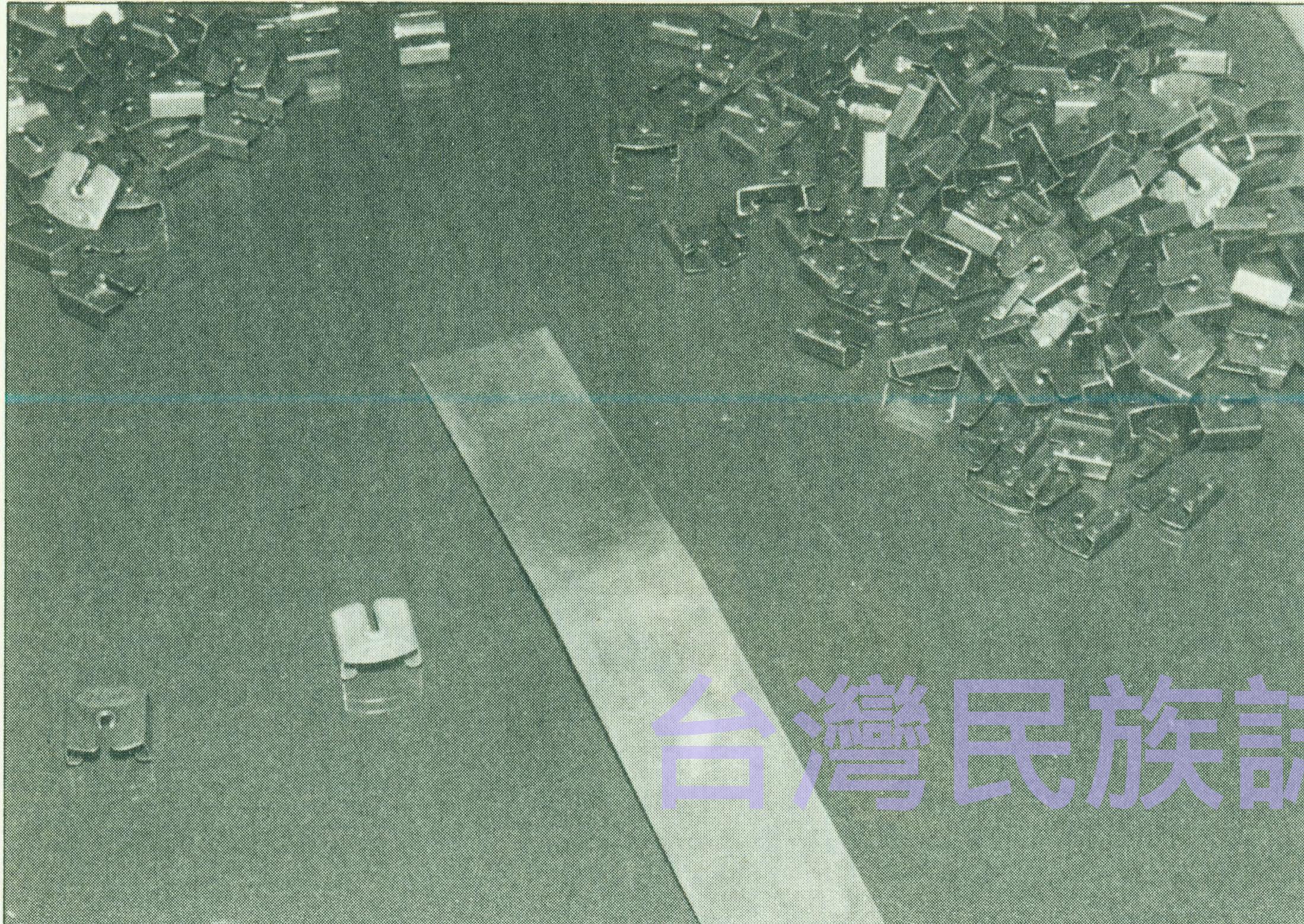
▲ 美濃很早便設立了鋸木廠。

▼ 屏東打鐵村的入口。



▲彰化崙雅村的小型衛星工廠製造外銷馬靴扣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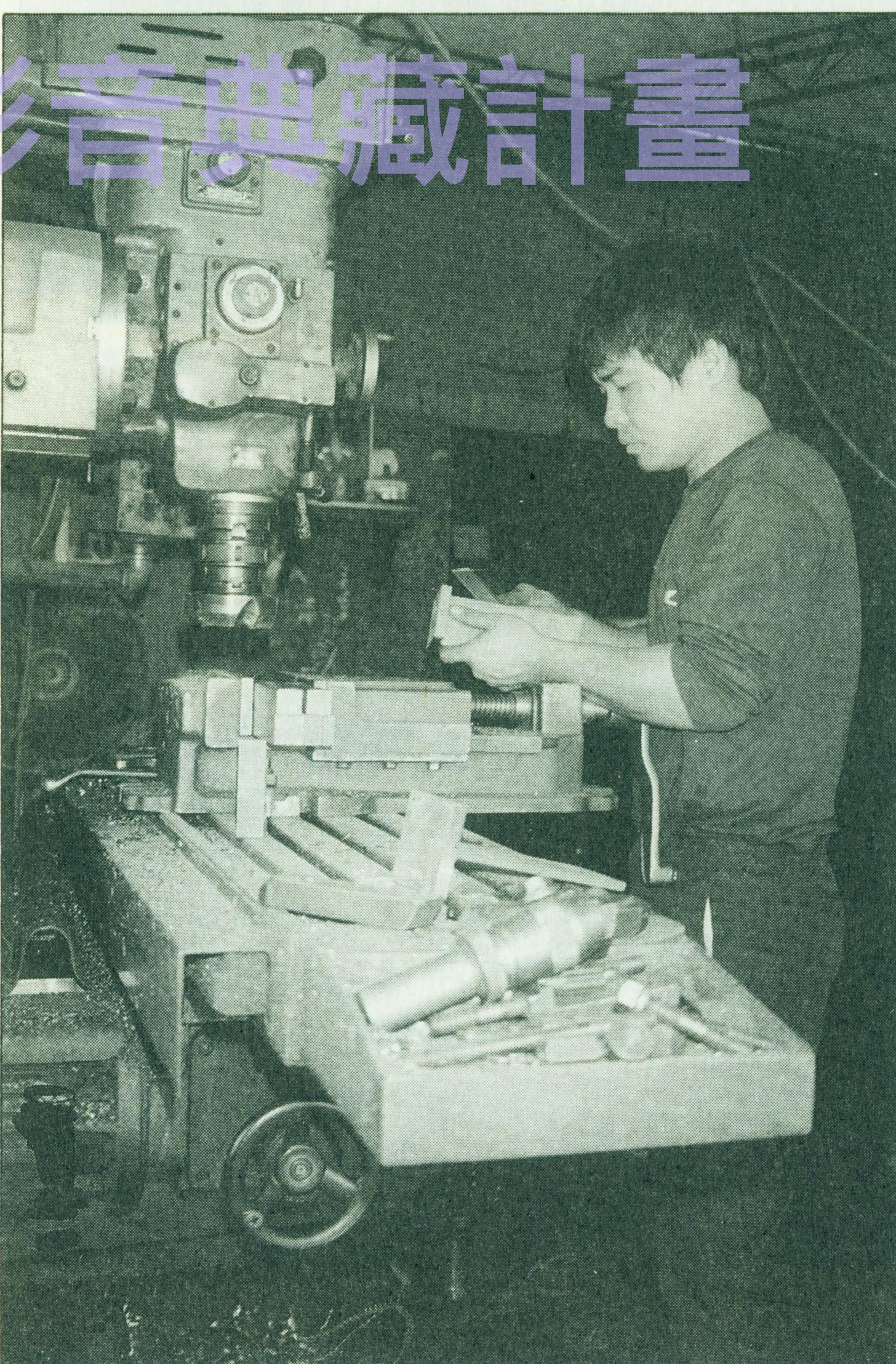
▼三峽溪南村的家庭主婦從電子工廠取工作回家做。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南投竹山農村工業區中的竹刀工廠。



◆台中南屯劉厝農舍中的小型機器加工廠。

心兒它在飛飛

——女工的心聲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春霞走了，我也想走，和阿姐吵得天翻地覆。

阿姐流著淚氣憤地說：妳不念姐妹情，我不求妳。要走，妳走好了。將來妳嫁人的时候不必通知我，我不會參加，也不送賀禮。早知妳無情無義，當初就不教妳工夫……

◎

日頭還沒有爬過竹仔頭，河邊的草濕濕的，像我的睫毛一樣沾滿水珠。遠處高速公路的車子一部接一部，沒命的追逐著，差那麼一點點就要撞上了。聽不見聲音，就算撞上了也聽不見聲音，除非我長了翅膀飛到那裡。唉，生兩隻腳有什麼用？每天固定在

▲三峽犁舌尾的針織廠盛景
不再。

▼淡水河兩岸快速發展，關渡村古早的面貌已很難辨認。

